



本會就小販政策之意見書

28-6-2010

背景

四月上旬，在銅鑼灣大坑擺了三十多年雞蛋仔檔的吳伯，因為某次未營業已被食環署人員票控，而引來七十多位街坊圍觀，甚至是出言阻撓的情景，登上了報章頭條。吳伯的炭燒雞蛋仔技藝，在香港已所餘無幾，因此被網上評論譽為大坑十大美食之一。另一邊廂，媒體又造就吳伯成為生活坎坷卻自力更生的高尚形象，霎時社會也激發了檢討小販政策的呼聲。

可是，捧得愈高就會打得愈低，之後當來自政府消息指吳伯有領取綜援後，雖然網上仍有 facebook 群組有超過八萬人加入相關群組，但是在主流輿論上，所有剛開始的政策討論就銷聲匿跡，變成「吳伯講大話」的說法。

地產霸權

政府打壓小販，與其說是因為城市衛生，和小商戶的利益矛盾更是主要原因，一般店鋪的開支中有四成都是舖租。黃大仙騰龍墟在 2003 年開展期間深受市民歡迎，但最後遭腰斬，都是因為就近商戶投訴。當年就有調查顯示小販和附近商場商戶的確做成競爭，更有六成二受訪商戶認為，政府不應再舉辦類似騰龍墟的計劃，以免造成惡性競爭。當然，墟市和鄰近商店售賣的貨品同質性強，是一個導致競爭的主要原因，但無租金擔也成了小販被趕盡殺絕的借口：由於小販不用舖租，令負擔高昂租金的商戶固然看不過眼，歸根結底，都是他們沒有議價能力要求業主減租，只好把成本增加的責任歸咎於小販的出現。

可是我們想深一層，如果人人都可當小販，業主也得迫得要降低租金以確保有人當租戶，業主利益受損，最終不是可以促使到發展商盈利降低麼？所以，政府用阻街等罪名拘控小販，講到底，還是跟發展商和政府糾纏不清的利益有關，正是因為小販的存在就是在挑戰炒賣房地產圖利的發展商的結構。

城市空間

除了從資本的角度分析，從空間的角度，小販也正是最可以發揮智慧的行業。小販抗衡地產霸權的能耐無非來自求生的意志，小販的求生方式是憑著自己的眼光判斷城市空間裏有什麼地方適合自己搵食。如以天水圍天光墟為例，她座落於學校群旁，正是因為不少消費者都是在早上剛送子女上學後的家長。

小販不用小販管理隊的「管理」，已自行建立了屬於她們的生態系統，更和消費者建立關係，每當食環署職員掃蕩後，消費者都會留在原地，待食環人員離開後更報訊予小販回來。

小販是弱勢社群，又是政府花大筆公帑供養的小販「管理」隊掃蕩的對象，但他們卻是



開拓城市空間，介入空間政治最前線的先鋒隊。近年在士紳化的商場豪宅城市設計中，人群都被動地安排流動的方向，但小販對那裡人流多，那裡可以聚集食客都是專家，更是編織社區網絡的重要媒介。

經濟自主

在這商業化的香港社會，我們大多只能替老闆打工，若希望可以更有自主的經濟生活和收入（如時間上可兼顧照顧家庭和工作），小販和擺地攤對中年或青年而言都是一條出路。

事實上，小販這個行業，不論對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是草根小市民的生存出路：當經濟不景，被迫失業的工人；或因要照顧子女，而需要彈性工作時間的父母；又或是，未能應付全職工作的老人家，小販就是最自主的生存模式。小販不須計算高昂的舖租，所以貨品售價一定較商店為低，小販攤檔的消費者不必去高昂租金成本的連鎖店購物，不就減輕基層人士的開支？

可是，資本的懸殊，已讓小販的存在不能挑戰商戶了。資本的發展已把過去所對立的人連成一線，近年商場已被領匯及地產商所佔據，只剩下連鎖大企業，可能連過去的小商戶也被迫得當上小販。

結論

與其花巨大公帑打擊小販，不如在各區設立自由小販區，食環署可讓職員定期巡查，小販又不須擔驚受怕，用雙手自力更生養活自己及家人，市民也可放心購物，這豈不是多贏局面嗎？

聯絡人：葉寶琳 2560-3865